



保护科学

柴泽俊谈古代建筑保护修缮问题

【保护视力度】 □□□□□□□□ 【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 编辑: ww 2011-06-08

2008年12月下旬,因出差山西的机缘,再度拜访柴泽俊先生。柴泽俊先生从1954年始从事古代建筑的修缮、勘查、研究,至今已54年。虽已退休多年,柴先生却从没有停止过对古建筑修缮保护事业的关注和思考。下面的谈话,就是柴先生关于当前古建筑修缮保护现状的最新意见。这些意见,有的在1999年出版的《柴泽俊古建筑文集》中已有过论述;有的在两年前为山西省文物局编辑的《山西文物建筑保护五十年初编》(山西省文物局,2006年)写的专稿《五十年来山西文物建筑保护工程及其成就》中再次论及,可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但是,他不断的重复和强调,言语间流露的担忧,他的直言呼吁却依然十分让人震动。柴先生现已75岁高龄,由于身体原因,行走书写已不太方便,于是,经商于先生,将他的谈话,代为整理,贡献给关注中国古代建筑修缮保护事业的读者。

古建筑修缮工程本身就是

古建筑领域最大的科研

我搞了一辈子古建筑修缮,当了一辈子匠人,可我认为我的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地面上保存的建筑,我尽最大的努力去考察、研究,弄清楚。我对山西的古建筑作了系列的研究:除木构建筑外,还对山西古代彩塑、寺观壁画、琉璃,一项一项作了专门的调查。现在有一种认识,好像修缮古建筑就是做工程,而研究是另外一件更高的工作。我不这样看。修缮是古建筑领域最大的科研。不做研究只做修缮,我就不相信能修缮好。不调查研究就去修,那是盲目的,肯定要出麻烦,肯定是个下坡路的结局。

我的《文集》(《柴泽俊古建筑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勘查研究篇》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那都是为修缮这些建筑做勘查研究的成果,都是为修缮古建筑服务的。现在看来,有些断代并不准确。但是,每一幢古建筑本身的特点,我是做了认真仔细的研究和记录的,在修缮时十分小心谨慎,比如修晋祠圣母殿,做到“修了和没修一样”,把它的特点都尽可能保留了,保存了圣母殿的原状。以后的学者再继续研究北宋建筑,这个例子还是可以放心参照的。我关注山西的泥塑、壁画、琉璃等等,也都是为修缮服务的。它们是一座古建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你不研究,不弄清楚它们的历史脉络、做法、风格以及与建筑的关系,怎么修?

有时候别人不承认我的这些东西是研究成果,我觉得非常遗憾。

上世纪80年代成立山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我做了三件事:1.花100万元买资料,把关于古建筑的所有资料能买的都买来了。没有书,怎么做研究。2.花100多万元建了一座木材库。我们修圣母殿期间用的都是干木材。3.花100多万元买近景摄影测量仪,当时在全国是最先进的设备,以提高勘查测量的技术水平。这都是从保护维修古建筑出发的。

我有一个观点:搞古建筑的人,要掌握三门知识。一要有文史知识;二要有考古学知识;三要有工科的技能。三者集于一身,才能得心应手。要自己能勘查、能考证、能懂工程,才能把古建筑修缮的工作做好。

可是,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自上而下就不怎么重视科研的问题了。受市场经济影响,古建筑修缮工作越来越成为单纯的土木工程。轻研究、重工程,成为一种风气。现代建筑工程中的一些不良风气也在入侵古建修缮工作领域。而对古建筑从历史文物角度的保存、利用和流传下去等问题的考虑,却显得有些缺失,这是十分可惜的。

施工是修缮古建筑的关键

修缮古建筑，维修方案文本仅仅是质量保证的30%，真正要做好，恐怕70%在施工。比如材料的选择、加工；原构件的拆卸、保护、复原、安装，都是施工过程中的问题。

任何一座古建筑，风吹雨淋、年久失修，构件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如何小心翼翼地拆卸、保护原状、加固、归安，都不是任何文本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每座建筑情况不同，操作方法也不全一样。如果不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不总结技术方法，古建筑要修好不过是一句空话，设计文本不过是一张空纸而已。比如，木构件上的彩画，如何保护？如何使它更加牢固？拆卸时就要加固，拆卸时要把它当成珍贵的文物小心翼翼地拆，拆下来要仔细稳妥地包装，归安时也要极其小心，这样才能保证残存的彩画在修缮过程中不至于受损或破坏。

想修好古建筑，就必须像修青铜器、古字画一样，忽视操作规程、工艺特点，随便说几句统摄全局的话，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

因此，古建筑修缮过程的审批监管部门，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古建筑修缮工程，施工是关键。抓方案文本的审查重要，抓施工一线的管理更重要。培养一批古建筑修缮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特别是施工一线的人才，更是保证修缮工程成功的关键。

应该像对待商周青铜器

一样对待古建筑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只要是按原规制、原工艺加工，更换古建筑的构件是可以的，不影响“修旧如旧”的原则，有人还起草了一个文件，让我签字，我拒绝了。

我坚决反对更换构件。古建筑是由成百上千的构件组成的，这些构件的细部所反映的特点，共同构成一座建筑物的特点，是一座古建筑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更换是要很小心。我修的古建筑，原构件都在95%以上。即便按原工艺做，只要把古建筑的原构件换掉30%，那就大大伤害了古建筑的元气和价值；如果换50%的话，那一座唐代建筑就只是唐代的原大模型或者仿唐建筑，那就是一次重建而不是修缮。

请问，按商周的工艺、原规格重铸一件商周的青铜器，能不能说就是商周青铜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古建筑为什么就可以？！我也反对随意搞油饰彩画，古建筑经过千年形成的那种样貌，你一定要重新油饰一新，那不就等于把青铜器上的铜锈擦掉？！

应当十分注意保存古建筑

构件的细节的原状

现在修缮古建筑中，不大重视建筑物的细部，这和更换构件的性质是一样的。现在有些古建筑修缮工程申报文本，图画得很好看，但仔细检查，都有问题。因为把很多细部的特征画没了，画成一样了。可是实际上每一个时代的每一座古建筑细部都不一样。没有一座完全一样的古建筑，也没有完全按《法式》做的古建筑，因此古建筑修缮必须是个案，修缮时必须重视各自的特点和细部。如果对细部做法不重视，修的时候就可能改变其工艺手法，修完以后就看不出是什么时代的了。细节方面的特点看不见了，仅剩大构架还可见些特点，这是十分可惜的。比如柱头卷杀，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都不一样。如果古建筑修完后，这些差异不见了，后续的研究就没办法进行。斗拱细部也是如此。再比如山西的明清建筑和北京的官式建筑做法很不一样，如果不加考虑，把官式的东西强调到山西或者全国去，那也是很值得警惕的。

光是做木构研究的人知道这些细部变化是不够的，关键是必须要主持修缮工程的人注意。我说修缮工程是最大的研究，落脚点就在这里。修缮工作的目的是让这些珍贵的古建筑遗产能够保存下来，存在下去，保存古建筑的历史原貌的意思，我看就是得这么理解。

古建界要特别重视对传统营造

技术的全面关注和研究

中国建筑的保护修缮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这些过去的应用科学、科学技术、操作规程，都应该总结，这样我们古建筑保护的理論才可以充实起来，不至于使它贫乏起来。比如，用鱼鳔胶加白矾固定石碑，可保几百年上千年不倒，依然坚固，那么为什么非要用新的化学材料，30年20年就失效呢？！传统的技艺不一定是落后的，应该研究它。不能动不动就用新办法代替旧办法。许多新方法不一定能适应古建筑的保护修缮。

现在古建筑保护领域出台很多的新文件、新理念。我看，对50年来的古建修缮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也是必不可少的。古建筑，不管怎么说，都是实践的科学，应该对实践的结果进行总结研究。

当务之急是普及古建筑修缮

保护的基本知识

我认为，当前首先要普及文物保护研究的基本知识，使人们了解古建筑文物的价值，了解古建筑的历史、科学、技术、艺术价值特别是其深厚的文化价值及广泛的社会价值。以元代建筑例，元代建筑一般用料随意，为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当时信仰高涨和经济贫乏矛盾的反映。经济不好，但信仰又很厉害，没钱修庙，于是就只好采原木。修缮、研究元代建筑，要特别注意它的细节，特别是使用原木带来的梁架、节点的变化是很重要的。

现在文物价值评估有了专门的方法，但特别要小心，注意不要犯简单化的错误。古建筑的价值不要轻易断定！因为它们反映的内容太多了，我们需要仔细深入研究个案才能作出判断，而且是局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科技、研究水平的判断。所以，当前的急务是，普及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知识、基本原则，在文物建筑面前保持谨慎的头脑，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座古建筑，尽可能把它们的原状——历史的、科学的、文化的、社会的特点保存下来，流传下去。保护修缮古建筑也应该可持续，不要野心膨胀，想毕其功于一役，胆大心不细。这样，后果往往无法挽回。

前人的成就是后人工作的基础

古建筑保护工作应该是可持续的，也反映在后人学习和继承前人的经验上。不仅仅是古代的经验，还有我们自身实践的经验。

我曾经说过：前人做出一些成就，花了50年，如果你用5~10年时间学过来，接受下来，再突出1厘米就是尖端，就是新的成就。如果忽视前人，你从平地起哪怕一厘米，都很难，起来了，那是空的，也是空中的楼阁，靠不住的。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什么个人成就的取得，而是古建筑保护的工作的需要。我认为，总结许多修缮经验，总结古建筑传统修缮方法，把它们科学化、条理化，本身就是保护古建筑的最大的科研。在山西大学的古建筑培训班上我曾经给学生出过一道考试题：“元代建筑与唐宋辽金建筑及明清建筑的差异。”我自己了解古建筑就是从永乐宫元代建筑开始的，古建筑维修的学习和修缮经验的积累也始于元代的永乐宫迁建工程。我想凡是在山西继续从事古建筑修缮维修工程的人，都必须一代代做这个题目。

作为解放后最重要的古建筑研究者之一，柴泽俊先生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始终的“匠人”身份。他没有受过正规的科班建筑学或者建筑工程的教育，他一生的经验来自于勤奋的自学，来自于实践，来自于不知疲倦地察看山西的每一座古代建筑。他的著作和研究来自于实践。他的忧思也来自实践。事实上，对于中国古代建筑这一古代手工业制度的产物而言，没有比来自于一线“工匠”的建议更值得关注的了。因此，当前古建筑研究界或许应该重视研读柴泽俊先生的文字甚至研究柴泽俊先生的实践。山西省文物局编辑的《山西文物建筑保护五十年初编》（山西省文物局，2006年）中收录柴先生《五十年来山西文物建筑保护工程及其成就》一文，全面总结了山西50年来古建筑保护工程的实践，不仅是山西古建界需要学习的文献，考虑到山西古建筑在全国所占比例之巨，山西古建筑修缮保护实践对全国意义之重，也应该成为全国古建筑保护研究领域认真研读的重要文献。

采编：管理员

中国文物信息网

留言须知：

- 一、不得发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的言论；
- 二、不得发表造谣、诽谤他人的言论；
- 三、不得发表未经证实的消息，亲身经历请注明；
- 四、请勿发表任何形式的广告、企业推广产品或服务；
- 五、本信箱只用于中国文物报社和公众之间的交流，请勿发表与中国文物报社工作无关的留言；
- 六、本网站拥有发布、编辑、删除网上留言的权利，凡不符合本须知规定的留言将予以删除；
- 七、如在本栏目留言，即表明已阅读并接受了上述各项条款。

网友留言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另外网站不定期对评论实行审核后发布制度。

共 0 页 0 条 当前第 1 页

本篇文章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关于我们](#) | [联系电话](#) | [广告刊例](#)

中国文物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邮编：100007 社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东侧2层

电话：010-84078838 传真：010-84079560 建议使用1024*768或以上分辨率浏览

制作维护中国文物报社网络中心 电话：84078838-8050